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十九回 解京餉戶部交銀 赴新任民房借宿

卻說向來各省解餉來京的委員，都是一到京，下了店，便去拜那戶部該管的經承，講妥了部費，然後投文，方能照期兌收，沒有挑剔。否則，千方百計的留難，就是把銀子收了，那批回怎到手。你想，領了若干的銀子沒有批回，怎麼回去銷得了差？自然說不得東補西湊，將銀子送他，方才能領批回。這雖不是欽定正例，卻相沿已久，無可奈何之事。憑你是中堂尚書的兄弟子姪來當這個差，那部費也是要。此番李公到京之後，便去投文，也不問那經承是姓張姓李。李府經再三的婉勸，叫他先去見過經承，再辦公事，李公道：「天下的事，都是那幫沒骨頭的弄壞了。我解餉交餉，餉銀又沒有絲毫短少，有什麼交代不出去的，要鬼鬼祟祟的去鑽那狗洞？」李府經見他口分固執，便不再說了。到了收庫的日子，兩位李公天一大早就跑去伺候，到了上午過也沒人理睬。看那各都紛紛的散出，庫門早經關上，看這個樣子，是不收的了。李府經口分抱怨，李公道：「老哥且回店歇息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李府經只得憤憤的回去。

李公叫張榮回店，「將我的被囊搬來。」就在銀鞘上搭了個鋪，向管家們說：「你們辛苦了幾天，今天我來看夜，你們都回去罷。」管家中有偷懶的，正願他有這句話，就去了兩個，只留著張榮同一個姓沙的，跟著李公在那裡看守。李公整天的穿著衣帽，坐臥不離。遇堂官進出的時候，他便恭恭敬敬的趕上前站班。那經承見他這樣辦法，知是個硬頭，倒反著了忙，自己到店裡找李府經說：「下期開庫必收，千萬請他不要如此。萬一堂官問起，兄弟們都不好看。」

李府經遂將經承的話向李公轉述了一遍，請他回店。李公道：「非等收了庫，領了批回，我是不回去的。」書辦沒法，只得請他堂官進出的時候不要站班。李公答應了，他們方才放心。到了下一期開庫，好好的把他的銀子收了，不到三天批回也有了。等了幾天，各科道的公事也一起辦得停妥，李公方才收拾了行李，同李府經一齊起身出京。李府經這一回倒沾了個大光，回省銷差不提。

卻說上司見李公到省將近一年尚未得缺，正好有個河間府東光縣出缺，應將他提補，尚未奉到部覆。有個天津府靜海縣知縣因事調省察看，就掛了一面牌，委李公前往署理。李公奉委，便到各上司衙門謝委稟辭，擇日起程。標發紅諭後，李公獨自一人便服先行，所有行李本自無多，命張榮押解，由官路按站前進。李公自保定府動身，先至天津，稟見過了本府，然後改裝易服，望靜海縣而行。天津離靜海路本不遠，因李公沿途察訪採風，所以走了三天方到靜海縣地界。

遠遠望見個村莊，樹木蔥蔥，房屋齊整。李公心想，其中必是紳富，須進去訪問一回。走至莊口，見桑墩排立，霜條齊密，雖葉已凋落，修剪得整肅可觀，中間有一條路，路旁有個牧童趕著幾只山羊在那裡吃枯葉。李公問道：「借問兄弟，這個村莊叫什麼名兒？」牧童道：「叫尚家堡。」李公道：「裡面有店舖沒有？」牧童道：「有的是。」李公便邁步進去，轉過一個樹林，見有座五聖廟，南旁是個茶館，門前用秫秸圍著。李公進去，找個桌兒坐下，買了包茶葉，沏了壺茶，慢慢的喝著。

不多工夫，進來個漢子，喊道：「徐大哥快給我烙斤餅，吃了要趕路。」店主人道：「什麼事那麼忙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明天新官到任，趕緊進城，預備接差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新官姓什麼？」漢子道：「姓李。聽說是個利害手。」店主人道：「也好。活該這幫光蛋們氣數到了。」李公便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近來地方上新出一種壞人，都是本地土匪，從外鄉來的，專門勾通捻匪，造言訛詐。倘有得罪他的地方，夜晚間擺佈你。不是放火，就是打劫。」李公道：「縣裡不管嗎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哪裡管得了？」就指著那漢子道：「像我們老蕭，還是個壯班頭兒，也短不了受他們的氣。」李公正要再問他個底細，忽見來了兩個人，身邊帶著鐵尺，手中都拿著短棍，穿著不三不四的衣服，進門坐下，便嚷泡茶。李公心中明白，不願再問，就給了茶錢，起身出門。回頭問店主人道：「此地離城尚有多遠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順大路往南還有二里地。」李公聽罷，便走出茶館，向大路緩緩前行。

只見差役一起起的扛著執事旗傘，往北而去。李公閃在道旁讓他們過去。仍往河南而行。約去了餘里，方到城下。進了北門，看城中市面分蕭條。轉過西門，仍由城外繞回北門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就挑了個小車店借宿。

那店主姓呂，有八來歲，為人甚是和氣。見李公不像本地人氏，且器宇不凡，就讓他在自己屋內住下。李公走進一看，卻是兩間小小土屋。靠窗有個大炕，燒著秫秸，頗覺暖熱。呂老見李公沒有行李，便將自用的鋪蓋讓。又燙了一壺酒，煨了盆白薯，擺上炕桌，請李公飲酒，自己就在對面相陪。李公問道：「府上有多少人口？」呂老道：「妻、子皆已亡過，有兩個孫子，都不中用，終日遊蕩。老漢就仗這小店過活。」說罷，不覺淚下。李公道：「種多少地？」呂老道：「本來也有兩頃多地，都叫兩個小畜生賭完了。」李公道：「此地有賭場嗎？」呂老道：「特多。常年不分晝夜，聚了若干的人，弄得那兩個小畜生連來家的工夫都沒有了。」李公道：「在哪裡開場？」呂老道：「城隍廟前也是，李家車廠也是。」李公道：「為頭的多是些什麼人？」呂老道：「那為頭的也不知多少。老漢就知個陸監生，終年開賭，我家的地有一大半押給他的。」李公道：「縣裡也不管麼？」呂老道：「陸監生是個鄉紳，他哥哥做京官，他又在河工上保了個二衙，誰敢管他的閒事。」李公點頭，也不再問了，吃完飯，便收拾睡覺。

次日早晨起來，又到城裡閒步一回。到了上午，剛剛走出北門，見接官的抬著空轎回來，張榮在後押著行李。看見李公，連忙下車，上前請安。胥役等方知這個鄉下佬就是新官，也連忙上前叩頭參見。李公道：「此非謁見之所，大眾都不必行禮。」

便回到呂家車店，張榮取出衣服來，伺候李公更換升輿。這呂老方知是本縣大老爺，嚇了一跳，趕上前來磕頭陪罪。李公笑道：「不必多禮。」叫張榮將他扶起。正是：

雞黍留賓為地主，旌旗夾道見官容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